再見了可魯　之後的社會問題

瀛苑副刊

「再見了，可魯」當低沉沙啞的聲音迴蕩在腦際，可魯那充滿著難解，似哀且傷的眼神就讓每個人勒緊了喉嚨也止不住那莫名流下的淚水。簡單幾個劇情、幾個場景，沒有驚心動魄的大卡司，只憑可魯幾個眼神動作，就讓每個觀眾都捧著心，跟著跳進劇中久久難忘那心底的小小激動。於是，另一股養動物的「瘋潮」再度掀起。

很久以前，人們喜新厭舊的程度就表現在各種事物上，不只是食、衣、住、行，包括古人的三妻四妾，到今天的電影後風潮，所造成的社會問題，都令人頭痛！

在我以前的學校，時有捕狗大隊進來捉狗，被捕到的狗兒都發出痛苦的哀鳴，女學生們為那些流浪狗心疼，大叫：「牠們好可憐，捕狗的人好殘忍，為什麼要捉牠們？」再一聽到那些沒人認養的狗會被活生生丟進火中處理，更是大咒那些人「沒人性！」

對這句「沒人性！」我深有感觸，沒有人性的人到底是誰呢？說這句話的女學生們有那一個願意伸出手救那些狗，即使只有認養一隻狗也好，有沒有呢？我不知道，但身為一個養過狗的人，我很明白養狗需要很多的耐心與責任心，狗兒們常常像小孩子一樣時有脫序演出，食、行、生理都要人料理，沒有好好教導，牠們永遠會認為牠們做的錯事（就人類而言）很好玩，你發怒的樣子牠們也樂此不疲！可惜的是牠們小時候軟綿生嫩的樣子就只有那麼一瞬，一旦牠大了、壯了、皮了，而你怒了、倦了、厭了，便會隨手一打、一踢，對牠咆哮、虐待，亂餵沒營養的食物，甚或丟棄，不論牠滿身傷痕地從金山跑回台北，或者是從某處再跑回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對你搖尾，吐舌，你仍棄如草芥，我請問那些飼主，你們要的就是這種「忠誠」嗎？你們對你們「最喜愛，最好的朋友」這種樣子？

不只是丹堤那奇蹟被救回的小貓，還是躍為大明星的拉不拉多，每一部成功的動物電影一上映，我就彷彿見到成百隻漂亮的動物們流落街頭，慘死輪下，被神經大條的學生欺負，被做成應景的香肉湯……等等，就只是為了滿足人們一時的情緒心理，所造成一些或大或小的社會問題。

再回到前面女學生們那句：「狗狗們好可憐，捕狗的人好殘忍！」這句充滿矛盾的話

上。

狗兒們很可憐，這是無庸置疑的，牠們從熱呼呼的可愛小狗被送到飼主手上，到被厭棄如糞土，被人操弄命運的無奈，真的很可憐！但是，捕狗大隊為何殘忍？法律上有：心神喪失者之行為無效，即使他們做的事情是那麼樣的危險！如果那樣的人都不能完全的被判刑，那麼那些咬傷人，四處傳染疾病的棄狗們又要如何被判刑？假如今天是自己的親人或自己被咬得血肉模糊，肚破腸流，狂犬病上身，試問你，你會不會咒罵那狗該立刻下地獄，並要求捕狗大隊的人即刻抓光街上所有的狗？如果會，那麼捕狗大隊的人基於維持社會安全秩序，或者說是為那些不負責任又自以為好心的飼主們處理棄狗們的生死存亡，我們又該如何說出「殘忍」二字？因為，殘忍的是誰，大家都應該很清楚了！

再來談的就是關於電影後風潮所造成的悲劇。

市場的供需一直是奉守有人買，就有人賣的法則，業者非常明白商機何處尋，又，為確保「貨源」充足，不致缺貨少賺，於是設在偏僻地帶的繁殖場就時時「加工」。母狗們不得喘息的一胎又一胎生，所得到照顧與營養更是有限。網路上有文章指出，近百隻狗被集中管理，幾個歐巴桑、歐吉桑以一顆雞頭煮一大鍋稀飯餵食，注意：是一顆雞頭！養一隻狗有時都要照顧不來了，更何況是近百隻狗集中管理，有的狗還是沒有被餵到的，品質之惡劣，可想而知。

一本捷克作家寫的「我家的狗和貓」這本書內就指出，母狗一年最多只能生兩次，超過會導致鈣質嚴重流失，毛髮脫落。從繁殖場被丟出的母狗們個個悽慘異常，在此我已不忍再下筆描述，我只能痛苦又痛恨的告誡一些沒有責任心，只為自己「高興」、「開心」就趁熱買隻寵物來「瘋」，當牠大到自己不足以負擔（或自己不再想負責）時，就往外丟的飼主們，你們自以為是乾乾淨淨，實際上，那些人的心早就被動物們的哀嚎給血濺斑斑了！

我在此求求你們，你們養的是一個生命，而不是一個玩偶，而且「可魯」這部電影要傳達的是一種感恩之心，不是一部在你們擦乾淚痕，收起對可愛小動物的新鮮、欣喜之心後，反而造就另一隻無辜動物的流浪、人性血腥的電影。

相信有良知的你們和我都有相同的感覺。